

論

衡

四

論衡卷第十一

王充

談天篇

說日篇

蒼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
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
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
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
有朽腐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劔矛戟不能刺之彊弩
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
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
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

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
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
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
一儒書又言溟滓濛頭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
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
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
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
之自然也從可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
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齧之是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焉之是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

論衡十一

三

卷之三

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帳列二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
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
河源惡賭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惟物余不敢言也夫弗
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
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恠奇之物金玉之
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
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
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
貢束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刻
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
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
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
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
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
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
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
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
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
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

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
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
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
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
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
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
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
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
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
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
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
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
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
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
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引論一十有升四論術十一

六

章珠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臺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下土東井冬南至牽牛故

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降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曰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長爲晝乎曰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

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
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
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
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着地者觸礙何
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
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
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天在地
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
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
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繫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
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
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
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
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
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
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撩轉
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
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
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
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

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
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均望四邊之
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
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
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
雲去之百里不見堦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
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一人把大
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
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
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

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
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
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
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
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
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
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下字
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
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
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大之四邊若下者非

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各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

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
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
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
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
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
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
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
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
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
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
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
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
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
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
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
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
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

通鑑卷之六十一 論行十一

十一

里夜行千里麒麟書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鳥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舡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舡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自白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繫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
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
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
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
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
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
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泊於
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鳥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焉鳥兔蟾蜍皆何在夫鳥兔蟾

蝕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太率四十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

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湏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知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堯易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
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
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
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
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
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
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
木上之日扶桑不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
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
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
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
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筭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
筭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
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
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
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
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
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
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
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

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板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出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

其為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
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如死
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

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

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
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

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
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妄言月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

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

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

引論十七年補刊論衡十一

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

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

謂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為星則實為石矣辛卯

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

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

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不壞非星明

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

以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

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

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

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
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
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
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
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
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
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
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
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淫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
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
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
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
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
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
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
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之志慮亂溺也夫佞與
賢者何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力田商同知偷盜以
欲自効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食渴
之害君子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細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正德十六年刊論衡十一

三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
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
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
端詭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
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
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
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德言
不檢於事效考其言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

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
佞異行考之一檢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義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絲輕重也然而君國有土之君曷
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乖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退非賢非賢

論衡十一

二二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又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合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成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功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兼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貴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

列傳一三三權術論術一

二二

監生志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姦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失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大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司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翹上之脯拍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棋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浦魚者知其源禽獸藏山豷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惟其往言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節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全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表合於心也人之敢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繫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飾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爲覺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

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也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論衡十

七四

監生蔣纘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斯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君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發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當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湏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湏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蘇秦列傳覺知曰此在吾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湏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不則身危安世爲佞者皆
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又

病不應上微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正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施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跡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龍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窬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佞易知人君何難書云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堯大佞

中論卷之十一 有身論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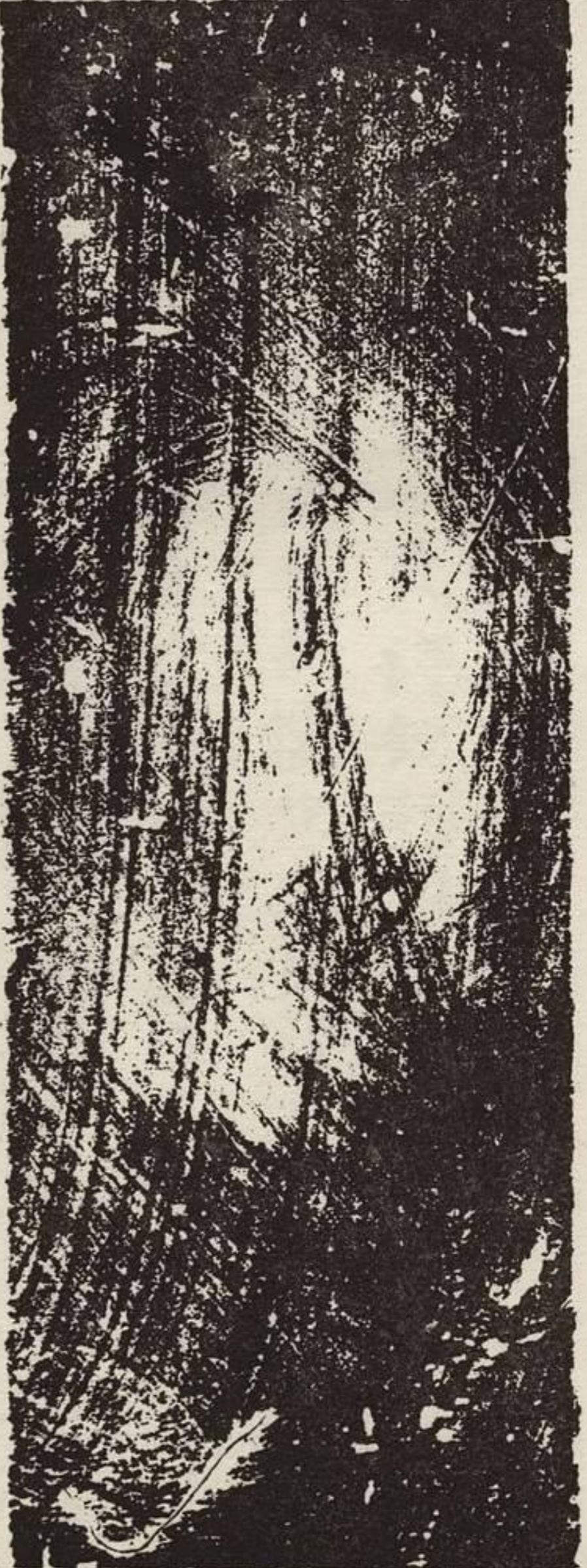
二十六

監生王時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矣漏際會不密人君警言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繫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

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一
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二

王充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短淺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易治一七五補升論衡十一官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為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智深通達衆事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負足以輔
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
間能建蹇蹇之筮成三諫之議今將檢身自勅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
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
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
生者必執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
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貴育
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貴育之難敵
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
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
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
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
地事物人所重欵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
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
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
非文吏患不救且足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

無闕閱所能不任能劇故陋於選舉伏於朝庭聰慧
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
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
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
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
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
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
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遷疾才能之
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
不及意疏不容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

弘治十七年補升文論新十二

三

監生章琳

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
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編檢署事不如法文辭
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
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
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趨與史書讀律諷令
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
今不顧古趨離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
以古經廢而不脩舊學闕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
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
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頗知不及也希見

也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一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
翟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
居婦無不巧目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
恒女未嘗為易事詭手斬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憤
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而曰材不斲不曰未嘗為
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
通志不肯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
通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之
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
田田夫勝從商論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又吏朝
庭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庭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
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
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
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
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
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
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
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
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
書目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為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

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口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

漢書卷之九十二

五

盧生章麟

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專法家不高春秋是閤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

孰與通於神明之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
尊經學之生彼且凡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
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
縷之工不能織錦卹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
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
不爲禹決江河不乘鑿鍾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
墨簿書鑿鍾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
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
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
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

意文吏操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
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篇以上行有
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類出溢十萬文吏所知
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
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
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
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謂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
性非能皆善也油似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
文吏幼則筆墨工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
語長大成吏舞工入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

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章琳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賣錢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菲山樹粟粟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

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竒有先
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菲棗栗之謂也怕女之手
紡績織經如或竒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後與怕
女科矣大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
猶女工織錦刺繡之竒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
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奸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
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用
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三人者也
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
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
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閭鄙為地戰者不能
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
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狗身不為將貪官顯義
雖見大山之惡安肯揚舉乎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書乃異音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鋪荷斤斧把築鋪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乃筆斧斤築鋪鈞也

抱布留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留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為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竒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為蒸燠以火烟熱究浹光色澤潤熒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怕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全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孰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金掘鑪鑪鑪鑪鑪乃成器未更鑪鑪鑪鑪鑪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枅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矣犢夫竹木麤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爲器用沈人合天地之性爲一萬貴者乎木入
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櫟之實不勝禮義立之朝廷植
有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
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
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言之服也無染練
之治名穀蠹穀蠹不言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任其
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任其
在果謂之木匠能斲鑿八指謂之士匠能彫琢文
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治人書也富與不士之
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職無經也有筆墨
之職且不誤行任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
也小職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也有筆墨
亦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言多學問御史之
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食糧者飽隸俱曰食爲
朕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
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
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不學不
充六經也言無方術去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心言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
曰以於能是習無方術以心言

夫世之無用儒而人君任用使之乎乎中無錢
錢也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也主必不與也夫
不與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之
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才不能相過以儒生
道以文吏曉簿書簿書之書故謂儒生願愈文吏
職事尤如程材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亦實
也儒生能說一經而通大道以儒之吏文吏曉
簿書自謂一經而通大道以儒之吏文吏

夫我不知所爲道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謝之短也
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知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
爲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關不覽古今不能
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一家各短不能自知
世之論者而亦不詳訓之如何夫儒而生之業五經
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
以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有短也夫知古不
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
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有主者爲誰儒生又不知
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陸沉也儒生所謂陸沉者也

然則儒生所謂習者也
猶曰上古久遠其書闕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矣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
與知儒生所當言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
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禁亡
夏而紂棄窮威周書同三也周猶為遠義則漢之所
伐也夏始於禹嚮之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華
秦燬五經於焚儒士五經之家所六問之義何起而
燬五經何意而焚儒士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
家也從言經三今則漢書經三也今漢書初受何命
復獲何書傳二人書如文且義周書人二多與周屋
幾歲人問之口舌三幾年也先何為不不知者愚子
弟也然則儒生不不知經義也儒生也愚故知
詩可以為言古今不知經義如何故人問曰二尺四
寸聖人文語謂少書者義經所及故可務知漢書未
於經名為尺讀經者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
貴也儒不能都也口今欲各別說其經經言義類乃
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
業經且夕之所問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在
易以易為本故將德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

易以易為本故將德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

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乃且足問之曰是
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
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
篇名爲河圖此時 以具是未聞 尚書家曰今日少所
授二十九篇者言言二篇又有二百篇二十九篇何所
起百二篇何所起秦焚諸書之時尚書家言何者在
漢興始錄尚書者何言初受書者何人禮家曰前
孔子時已 禮夏禮凡三上因時損益篇有
多少又有增減不知今禮周子禮夏之說以漢承
周禮自周禮之周禮六典又六禮六三六三三
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
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言秦燬之哉
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
何篇是言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上六篇何在而
復定儀禮見在一六篇秦火之餘也夏秦之時篇凡
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襄而詩
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卿士故詩作也
文武之際貴在成康康王未襄詩安得作周非一三
曰康王也二王也三曰襄王也

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
而謂與於周古者采詩詩有六也今詩無書何知非
采詩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
則何三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
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
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
亦謂春秋為經不歸春秋也六律之家亦為儒生問
曰九章律所出也漢明皇始作律必將曰皇尚也若
曰皇尚律則律之出於皇尚也今律無五經之文
或曰律之出於皇尚也皇尚律之出於皇尚也
今律之出於皇尚也皇尚律之出於皇尚也
刑壹施不擇改無文帝痛書言乃改由刑罰今九章
家則去刑也文帝在言何知時曰刑也書何所
是是皇尚律也而云文首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
儀三三詩中正則三百刑終三十出於禮入於刑禮
之刑三刑之所取改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上
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
之刑三刑之所取改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上
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
之刑三刑之所取改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上
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書何所是是皇尚律也

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鄉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此對本闕遺何以相言
不博博覽外命之邦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
合即事異文吏不期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
古今而味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
吏於當味深而不味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

論衡卷第十三

王克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倚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

彊人有王開賢歎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

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
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
知漢欲觀監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
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
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
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
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
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

正德十六年刊論衡十三

二

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
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
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
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
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
也賢達用文則是也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
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到之人不能爲也孔子
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散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
山大者雲多泰山崇朝辨雨雨天下而然則賢者有雲
雨之知故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

者常喪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
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
較其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
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
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
孔子於塗六勞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
有仆頽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
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十伯萬中嘔血失寃狂亂遂
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
力尤難况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

此後三百年州天壽卷十三

之水馳流清濁帝道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如
江河之流遠近中一源盛不如萬牒之人胷中之才
茂一有米或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
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湏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
也稱驥之足不爲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
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
之人固有功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
禍何以一有米或惑者也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
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
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

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潄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湏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滯何時得達夏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

千鈞手能決解伸鈞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人宜在王闕湏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湏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危峭之際則能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由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惑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
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
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韓又不能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搃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能推頓荻瓠不能傷篠箬之箭機不
能動發曾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箬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於椽曾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二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負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坑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湏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能擻地者
踞踏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一別其功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
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此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爲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櫃柙所羸縑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十三

七

賤不賢不推類以况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不如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

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博覽猶爲閉關况庸人無

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聞聞甚矣此則土木之人
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
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
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深者入聖室
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
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
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
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
不枯者多所踈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
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

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
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
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
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
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
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
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
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說
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
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又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

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
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
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窻啓牖以助
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窻牖也
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
故日光照室內造術明骨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
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
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
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
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

東漢十七年補刊

九

監生章琳

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
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
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暇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
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
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
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
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華
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標非一以其火也海
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曾
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

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
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
生哉甘酒醴不酤糝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
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
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
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夫
懸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
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
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
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
孟子卷之三 孫子兵法 論衡卷十三
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
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
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
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
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
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
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
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
譏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書者圖上所
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

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金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凶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使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鬪戰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

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聽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王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

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力有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損不錄二者之於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昭然否者實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事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漢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六難以備人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微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知徒作其凶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凶中之知舞權利

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
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之人不通者
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
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可得官不曉古今以
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引通人侯以不次平將
相長吏不得若亡扶風蔡伯借鬱林太守張芝嘗東
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述古今故其敬通
人也知見大宥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世哉東
成令董仲舒知為儒島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
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
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
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
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說中實文說美
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子經徒能摘筆徒能記
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
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
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
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
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簡臺令史職亦書定

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爲丸卵爲體內藏牟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與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竒篇

正德六年刊

論衡十三

古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文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者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

賞誅史記 自出於
月中也凡書公卿士 貴其用也 以証讀讀詩諷
衍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
腴之辭非倣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
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相君山
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
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
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
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

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

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
比於蔽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
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距不足以喻故夫丘山
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
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
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
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匆匆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
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迹
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相君山以揚子
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
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徐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匆中
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竒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皮殼也實誠在匆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毛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畧君臣治述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情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力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日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記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白

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竒人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
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
伯文人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
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采果甘酣後人所造蜜
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云論者猶
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
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
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推令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
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
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
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
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
文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

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昭王廷之義廬宅始成
桑麻財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結桃李梅杏菴丘敵野
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士庶民衆義
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
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敦
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
也天晏列宿煥炳陰兩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
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方
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
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
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言不實核
著義無義指萬歲之製徵拜之恩何從及哉歸而者
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聞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
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屋諸瞽言之
徒言事虛醜文不美潤不亦所謂文辭淫滑不板濟
沙之謫幸美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狀留篇

寒温篇

謹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難世之人悔其仕宦不進官爵卑
 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雜也夫如是而適足
 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綠巨尺二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旬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善年之半矣銳意担道遂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持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
 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
 物無一分之深也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
 能自穿或暢達之功乎且曠一月行千里者無所服
 也使服任車與釜馬同音曠曾以引坵車人垂頭落
 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
 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志自荷礼義之重内累於
 胃中之知外拘於礼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
 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闡

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

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及而在背土非唯腹也

凡物什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什廢於世蹠足之

更皆吞其上東方朔日月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給能何見乎汲黯 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位得

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

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編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

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因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

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

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被春榮

之木其材彌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

成費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賴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閭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

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
故曰鶩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
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
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
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
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
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湏之作干將之劍火在爐炭
銛鋒利刃百熱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
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熱者易酸醢暴
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
學道多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
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能元氣所在在
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
遲實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中之內其重不
徒船車之任也任貴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
得非不疾速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
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位素餐之謗誼譁甚徒且賢
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
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
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故

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
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
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胃
中然後行出於外成賞罰
則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
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
必有喜怒之氣發胃中
知胃中之氣也當人君
寒溫也曾中之氣何以
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
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
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
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
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
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
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
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
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
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
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
被鉗藉之刑幸矣焉敢望官

論衡十四

國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
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
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
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
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
成乎火位在北北邊則寒
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
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
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
變在天下

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濕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景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形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天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至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亡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洒洒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

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爲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嘗節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治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有人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慘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入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其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

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共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矣天道自然自然無為為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始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志六十四

易論十卷卷之十四論衡十四

八

監生章琳

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若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從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甚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

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又有列光旦兩氣溫旦陽
氣寒夫兩者陰陽者陽也天者陰而溫者陽也而旦
陽反寒陽旦兩反溫不以必知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
自然之說所未之也

謹告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天道天與災異謹告之也

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政人君用刑非特則寒施

賞罰則溫天神謹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

楚靈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謹告故

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災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火異曰凶之變人君有變怪天復謹

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

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災異災異謂之謹告國政疾病天復謹告人乎釀酒

於鬯其肉於鬯皆飲其氣味謂得也時或鹹苦酸淡

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大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

猶烹釀之有惡味也句謂災異為天謹告是其言以釀

之誤得見謹告也占天以小明物事之喻是以符天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

反復之家也言未必信以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

如謹告人是有為也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審能辨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大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
天宜為寒變其政而勿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為寒之則溫非謹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且大王重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
大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六三不易季名
而復字之季大伯宜覺告以避之或今刑賞失法天
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大王之異季名今乃重為
同氣以美告之人君宜覺告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瑟者誤於琴弦誤於
弦而後移其正上天之見
柱之非也不言變氣以悟人
天無心言苟隨人君為誤
朝夕曰祀茲酒茲言於祀
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
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
之道見於周公拜也驕悖三
今觀橋梓之樹二丁見同梓

言商易言言言知之易其
言言之無猶三命之暗弦
不反增其氣以涯其惡則
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
三祭廟豚不掩俎句則
子弟皆慢父兄教以謹
是哉康叔伯禽失子也
禮周公可隨也

心感覺信以知父子
後必河以加之堪於

觀外物者與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與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謹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熨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濟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醴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臭濟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十四

十一

監生章琳

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帶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謹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呈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南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

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况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耳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感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安權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士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

卷之七至類刊論衡十四

十二

陸生章

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謹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謹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矣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詣吏離己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

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一有寒此猶增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謹告之言疑乎必害也今燠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而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謹告人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為告之不

改爲災以譴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繫裂中殺八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而不爲譴告一有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然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信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於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章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藉爲人事故難聽知也稱天之譴告與天之聰察也及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大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

弘治十七年

十四

論衡

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
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
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
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
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証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
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
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
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
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
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
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及
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
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
言聖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